

S294

6<3

徐氏醫書八種



自敘

醫小道也精義也重任也賤工也古者大人之學將以治天下國家使無一夫不被其澤甚者天地位而萬物育斯學者之極功也若夫日救一人月治數病顧此則失彼雖數十里之近不能兼及況乎不可治者又非能起死者而使之生其道不已小乎雖然古聖人之治病也通於天地之故究乎性命之原經絡臟腑氣血骨脈洞然如見然後察其受病之由用藥以驅除而調劑之其中自有玄機妙悟不可得而言喻者蓋與造化相維其義不亦精乎道小則有志之士有所不屑爲義精則無識之徒有所不能窺也人之所係莫大乎生死王公大人聖賢豪傑可以旋轉乾坤而不能保無疾病之患一有疾病不得不聽之醫者而生殺唯命矣夫一人係天下之重而天下所係之人其命又懸於醫者下而一國一家所係之人更無論矣其任不亦重乎而獨是其人者又非有爵祿道德之尊父兄師保之重既非世之所隆而其人

之自視亦不過爲衣食口腹之計雖以一介之微呼之而立至其業不甚賤乎任重則托之者必得偉人工賤則業之者必無奇士所以勢出於相違而道因之易墜也余少時頗有志於窮經而骨肉數人疾病連年死亡略盡於是博覽方書寢食俱廢如是數年雖無生死肉骨之方實有尋本溯源之學九折臂而成醫至今尤信而竊慨唐宋以來無儒者爲之振興視爲下業逡巡失傳至理已失良法併亡怒焉傷懷

恐自今以往不復有生人之術不揣庸妄用數厥言倘有所補所全者或不僅一人世已乎
乾隆丁丑秋七月涇溪徐大椿書於吳山之半松書屋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印所

醫學源流論卷上目錄

經絡臟腑

元氣存亡論

軀殼經絡臟腑論

表裏上下論

陰陽升降論

治病必分經絡臟腑論

治病不必分經絡臟腑論

腎臟精論

一臟一腑先絕論

君火相火論

脈

診脈決死生論

脈症輕重論

脈症與病相反論

病

中風論

微脈論

寒熱虛實真假論

內傷外感論

病情傳變論

病同人異論

病症不同論

病同因別論

亡陰亡陽論

病有不愈不死雖愈必死論

卒死論

病有鬼神論

腎虛非陰症論

吐血不死咳嗽必死論

胎產論



病有不必服藥論

方藥

方藥離合論

古方加減論

方劑古今論

單方論

禁方論

古今方劑大小論

藥誤不即死論

藥石性同用異論

劫劑論

製藥論

人參論

用藥如用兵論

執方治病論

湯藥不足盡病論

本草古今論

藥性變遷論

藥性專長論

煎藥法論

服藥法論

醫必備藥論

乩方論

熱藥誤人最烈論

薄貼論

貌似古方欺人論

醫學源流論卷上

吳江徐靈胎洞溪著

元氣存亡論

養生者之言曰天下之人皆可以無死斯言妄也何則人生自免乳哺以後始而孩既而長既而壯日勝一日何以四十以後飲食奉養如昔而日且就衰或者曰嗜慾戕之也則絕嗜慾可以無死乎或者曰勞動賊之也則戒勞動可以無死乎或者曰思慮擾之也則屏思慮可以無死乎果能絕嗜慾戒勞動減思慮免於疾病天札則有之其老而眊眊而死猶然也況乎四十以前未嘗無嗜慾勞苦思慮然而日生日長四十以後雖無嗜慾勞苦思慮然而日減日消此其故何歟蓋人之生也顧夏蟲而却笑以爲是物之生死何其促也而不知我實猶是耳當其受生之時已有定分焉所謂定分者元氣也視之不見求之不得附於氣血之內宰乎氣血之先其成形之時已有定數譬如置薪於火始然尙微漸久則烈薪力既盡而火熄矣其有久暫之殊者則薪之堅脆異質也故終身無病者待元氣之自盡而死此所謂終其天年者也至於疾病之人若元氣不傷雖病甚不死元氣或傷雖病輕亦死而其中又有辨焉有先傷元氣而病者此不可治者也有因病而傷元氣者此不可不預防者也亦有因誤治而傷及元氣者亦有元氣雖

傷未甚尙可保全之者其等不一故診病決死生者不視病之輕重而視元氣之存亡則百不失一矣至所謂元氣者何所寄耶五臟有五臟之真精此元氣之分體者也而其根本所在卽道經所謂丹田難經所謂命門內經所謂七節之旁中有小心陰陽闔闢存乎此呼吸出入係乎此無火而能令百體皆溫無水而能令五臟皆潤此中一線未絕則生氣一線未亡皆賴此也若夫有疾病而保全之法何如蓋元氣雖自有所在然實與臟腑相連屬者也寒熱攻補不得其道則實其實而虛其虛必有一臟大受其害邪入於中而精不能續則元氣無所附而傷矣故人之身無處不宜謹護而藥不可輕試也若夫預防之道惟上工能慮在病前不使其勢已橫而莫救使元氣克全則自能託邪於外若邪盛爲害則乘元氣未動與之背城而一決勿使後事生悔此神而明之之術也若欲與造化爭權而令天下之人終不死則無是理矣

軀殼經絡臟腑論

凡致病必有因而受病之處則各有部位今之醫者曰病必分經絡而後治之似矣然亦知病固非經絡之所能盡者乎夫人有皮肉筋骨以成形所謂軀殼也而虛其中則有臟腑以實之其連續貫通者則有經有絡貫乎臟腑之內運乎軀殼之中爲之道路以傳變周流者也故邪之傷人或皮肉或在筋骨或

在臟腑或在經絡有相傳者有不相傳者有久而相傳者有久而終不傳者其大端則中於經絡者易傳其初不在經絡或病甚而流於經絡者亦易傳經絡之病深入臟腑則以生剋相傳惟皮肉筋骨之病不歸經絡者則不傳所謂軀殼之病也故識病之人當直指其病在何臟何腑何筋何骨何經何絡或傳或不傳其傳以何經始以何經終其言歷歷可驗則醫之明者矣今人不問何病謬舉一經以藉口以見其頗識內經實與內經全然不解也至治之難易則在經絡者易治在臟腑者難治且多死在皮肉筋骨者難治亦不易死其大端如此至於軀殼臟腑之屬於某經絡以審其針灸用藥之法則內經明言之深求自得也

表裏上下論

欲知病之難易先知病之淺深欲知病之淺深先知病之部位夫人身一也實有表裏上下之別焉何謂表皮肉筋骨是也何謂裏臟腑精神是也而經絡則貫乎其間表之病易治而難死裏之病難治而易死此其大略也而在表在裏者又各有難易此不可執一而論也若夫病本在表而傳於裏病本在裏而并及於表是爲內外兼病尤不易治身半已上之病往往近於熱身半已下之病往往近於寒此其大略也而在上在下又各有寒熱此亦不可執一而論也若夫病本在上而傳於下病本在下而傳於上是之謂

上下兼病亦不易治所以然者無病之處多有病之處少則精力猶可維持使正氣漸充而邪氣亦去若夫一人之身無處不病則以何者爲驅病之本而復其元氣乎故善醫者知病勢之盛而必傳也豫爲之防無使結聚無使泛濫無使併合此上工治未病之說也若其已至於傳則必先求其本後求其標相其緩急而施治之此又桑榆之收也以此決病之生死難易思過半矣

陰陽升降論

人身象天地天之陽藏於地之中者謂之元陽元陽之外護者謂之浮陽浮陽則與時升降若人之陽氣則藏於腎中而四布於周身惟元陽則固守於中而不離其位故太極圖中心白圈卽元陽也始終不動其分陰分陽皆在白圈之外故發汗之藥皆鼓動其浮陽出於營衛之中以洩其氣耳若元陽一動則元氣漓矣是以發汗太甚動其元陽卽有亡陽之患病深之人發喘呃逆卽有陽越之虞其危皆在頃刻必用參附及重鎮之藥以墜安之所以治元氣虛弱之人用升提發散之藥最防陽氣散越此第一關也至於陰氣則不患其升而患其竭竭則精液不布乾枯燥烈廉泉玉英毫無滋潤舌燥唇焦皮膚粗槁所謂天氣不地降氣不升孤陽無附害不旋踵內經云陰精所奉其人壽故陰氣有餘則上漑陽氣有餘則下固其人無病病亦易愈反此則危故醫人者慎毋發其陽而竭其陰也



治病必分經絡臟腑論

病之從內出者必由於臟腑病之從外入者必由於經絡其病之情狀必有鑿鑿可徵者如怔忡驚悸爲心之病洩瀉脹爲腸胃之病此易知者又有同一寒熱而六經各殊同一疼痛而筋骨皮肉各別又有臟腑有病而反現於肢節肢節有病而反現於臟腑若不究其病根所在而漫然治之則此之寒熱非彼之寒熱此之痛癢非彼之痛癢病之所在全不關著無病之處反以藥攻之內經所謂誅伐無過則故病未已新病復起醫者以其反增他病又復治其所增之病復不知病之所從來雜藥亂投愈治而病愈深矣故治病者必先分經絡臟腑之所在而又知其七情六淫所受何因然後擇何經何臟對病之藥本於古聖何方之法分毫不爽而後治之自然一劑而卽見效矣今之治病不效者不啻已藥之不當而反咎病之不應藥此理終身不悟也

治病不必分經絡臟腑論

病之分經絡臟腑夫人知之於是天下遂有因經絡臟腑之說而拘泥附會又或誤認穿鑿并有借此神其說以欺人者蓋治病之法多端有必求經絡臟腑者有不必求經絡臟腑者蓋人之氣血無所不通而藥性之寒熱溫涼有毒無毒其性亦一定不移入於人身其功能亦無所不到豈有其藥止入某經之理

卽如參耆之類無所不補砒鴆之類無所不毒並不端於一處也所以古人有現成通治之方如紫金錠至寶丹之類所治之病甚多皆有奇效蓋通氣者無氣不通解毒者無毒不解消痰者無痰不消其中不過略有專宜耳至張潔古輩則每藥註定云獨入某經皆屬附會之談不足徵也曰然則用藥豈不必分經絡臟腑耶曰此不然也蓋人之病各有所現之處而藥之治病必有專長之功如柴胡治寒熱往來能愈少陽之病桂枝治畏寒發熱能愈太陽之病葛根治肢體大熱能愈陽明之病蓋其止寒熱已畏寒除大熱此乃柴胡桂枝葛根專長之事因其能治何經之病後人卽指爲何經之藥孰知其功能實不僅入少陽太陽陽明也顯然者尙如此餘則更無影響矣故以某藥爲能治某經之病則可以某藥爲獨治某經則不可謂某經之病常用某藥則可謂某藥不復入他經則不可故不知經絡而用藥其失也泛必無捷效執經絡而用藥其失也泥反能致害總之變化不一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腎藏精論

精藏於腎人盡知之至精何以生何以藏何以出則人不知也夫精卽腎中之脂膏也有長存者有日生者腎中有藏精之處充滿不缺如井中之水日夜充盈此長存者也其慾動交媾所出之精及有病而滑脫之精乃日生者也其精旋去旋生不去亦不生猶井中之水日日汲之不見其虧終年不汲不見其溢

易云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其理然也曰然則縱慾可無害乎曰是又不然蓋天下之理總歸自然有腎氣盛者多慾無傷腎氣衰者自當節養左傳云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若縱慾不節如濫挾之井汲之無度則枯竭矣曰然則強壯之人而絕慾則何如曰此亦無咎無譽惟腎氣略堅實耳但必浮火不動陰陽相守則可耳若浮火日動而強制之則反有害蓋精因火動而離其位則必有頭眩目赤身痺腰疼遺洩偏墜等症甚者或發癰疽此強制之害也故精之爲物慾動則生不動則不生能自然不動則有益強制則有害過用則衰竭任其自然而無所勉強則保精之法也老子云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之道乃長生之訣也

一臟一腑先絕論

人之死大約因元氣存亡而決故患病者元氣已傷卽變危殆蓋元氣脫則五臟六腑皆無氣矣竟有元氣深固其根不搖而內中有一臟一腑先絕者如心絕則昏昧不知世事肝絕則喜怒無節腎絕則陽道痿縮脾絕則食入不化肺絕則氣促聲啞六腑之絕而失其所司亦然其絕之象亦必有顯然可見之處大約其氣尙存而神志精華不用事耳必明醫乃能決之又諸臟腑之中惟肺絕則死期尤促蓋肺爲臟腑之華蓋臟腑賴其氣以養故此臟絕則臟腑皆無稟受矣其餘則視其絕之甚與不甚又觀其別臟之

盛衰何如更觀其後天之飲食何如以此定其吉凶則修短之期可決矣然大段亦無過一年者此皆得之目覩非臆說也

君火相火論

近世之論心火謂之君火腎火謂之相火此說未安蓋心屬火而位居於上又純陽而為一身之主名曰君火無異議也若腎中之火則與心相遠乃水中之火也與心火不類名為相火似屬非宜蓋陰陽互藏其宅心固有火而腎中亦有火心火為火中之火腎火為水中之火腎火守於下心火守於上而三焦為火之道路能引二火相交心火動而腎中之浮火亦隨之腎火動而心中之浮火亦隨之亦有心火動而腎火不動其患獨在心亦有腎火動而心火不動其害獨在腎故治火之法必先審其何火而後用藥有定品治心火以苦寒治腎火以鹹寒若二臟之陰不足以配火則又宜取二臟之陰藥補之若腎火飛越又有回陽之法反宜用溫熱與治心火迥然不同故五臟皆有火而心腎二臟為易動故治法宜詳究也若夫相火之說則心胞之火能令人怔忡面赤煩躁眩暈此則在君火之旁名為相火似為確切試以內經參之自有真見也

診脉決死生論

生死於人大矣而能於兩手方寸之地微末之動卽能決其生死何其近於誣也然古人往往百不失一者何哉其大要則以胃氣爲本蓋人之所以生本乎飲食靈樞云穀入於胃乃傳之肺五臟六腑皆以胃氣寸口屬肺經爲百脉之所會故其來也有生氣以行乎其間融和調暢得中土之精英此爲有胃氣得者生失者死其大較也其次則推天運之順逆人氣與天氣相應如春氣屬木脉宜弦夏氣屬火脉宜洪之類反是則與天氣不應又其次則審臟氣之生尅如脾病畏弦木尅土也肺病畏洪火尅金也反是則與臟氣無害又其次則辨病脉之從違病之與脉各有宜與不宜如脫血之後脉宜靜細而反洪大則氣亦外脫矣寒熱之症脉宜洪數而反細弱則眞元將陷矣至於眞臟之脈乃因胃氣已絕不營五臟所以何臟有病則何臟之脉獨現凡此皆內經難經等書言之明白詳盡學者苟潛心觀玩洞然易曉此其可決者也至云診脈卽可以知何病又云人之死生無不能先知則又非也蓋脉之變遷無定或有卒中之邪未卽通於經絡而脉一時未變者或病輕而不能現於脉者或有沉痾之疾久而與氣血相併一時難辨其輕重者或有依經傳變流動無常不可執一時之脈而定其是非者況病之名有萬而脉之象不過數十種且一病而數十種之脉無不可見何能診脉而卽知其何病此皆推測偶中以此欺人也若夫眞臟之脉臨死而終不現者則何以決之是必以望聞問三者合而參觀之亦百不失一矣故以脉爲可憑

而脈亦有時不足憑以脈爲不可憑而又鑿鑿乎其可憑總在醫者熟通經學更深思自得則無所不驗矣若世俗無稽之說皆不足聽也

症脈輕重論

人之患病不外七情六淫其輕重生死之別醫者何由知之皆必問其症切其脈而後知之然症脈各有不同有現症極明而脈中不見者有脈中甚明而症中不見者其中有宜從症者有宜從脈者必有一定之故審之既真則病情不能逃否則不爲症所誤必爲脈所誤矣故宜從症者雖脈極順而症危亦斷其必死宜從脈者雖症極險而脈和亦決其必生如脫血之人形如死狀危在頃刻而六脈有根則不死此宜從脈不從症也如痰厥之人六脈或促或絕痰降則愈此宜從症不從脈也陰虛咳嗽飲食起居如常而六脈細數久則必死此宜從脈不宜從症也噎膈反胃脈如常人久則胃絕而脈驟變百無一生此又宜從症不從脈也如此之類甚多不可枚舉總之脈與症分觀之則吉凶兩不可憑合觀之則某症忌某脈某脈忌某症其吉凶乃可定矣又如肺病忌脈數肺屬金數爲火火刑金也餘可類推皆不外五行生剋之理今人不按其症而徒講乎脈則講之愈密失之愈遠若脈之全體則內經諸書詳言之矣

脈症與病相反論



症者病之發現者也病熱則症熱病寒則症寒此一定之理然症竟有與病相反者最易誤治此不可不知者也如冒寒之病反身熱而惡熱傷暑之病反身寒而惡寒本傷食也而反易飢能食本傷飲也而反大渴口乾此等之病尤當細考一或有誤而從症用藥卽死生判矣此其中蓋有故焉或一時病勢未定如傷寒本當發熱其時尚未發熱將來必至於發熱此先後之不同也或內外異情如外雖寒而內仍熱是也或有名無實如欲食好飲及至少進卽止飲食之後又不易化是也或有別症相雜誤認此症爲彼症是也或此人舊有他病新病方發舊病亦現是也至於脉之相反亦各不同或其人本體之脉與常人不同或輕病未現於脉或痰氣阻塞營氣不利脉象乖其所之或一時爲邪所閉脉似危險氣通卽復或其人本有他症仍其舊症之脉凡此之類非一端所能盡總宜潛心體認審其真實然後不爲脉症所惑否則徒執一端之見用藥愈真而愈誤矣然苟非辨症極精脉理素明鮮有不惑者也

中風論

今之患中風偏痺等病者百無一愈十死其九非其症俱不治皆醫者誤之也凡古聖定病之名必指其實名曰中風則其病屬風可知旣爲風病則主病之方必以治風爲本故仲景侯氏黑散風引湯防己地黄湯及唐人大小續命等方皆多用風藥而因症增減蓋以風入經絡則內風與外風相煽以致痰火一

時壅塞惟宜先驅其風繼清痰火而後調其氣血則經脉可以漸通今人一見中風等症卽用人參熟地附子肉桂等純補溫熱之品將風火痰氣盡行補住輕者變重重者卽死或有元氣未傷而感邪淺者亦必遷延時日以成偏枯永廢之人此非醫者誤之耶或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故補正卽所以驅邪此大繆也惟其正虛而邪湊尤當急驅其邪以衛其正若更補其邪氣則正氣益不能支矣卽使正氣全虛不能托邪於外亦宜於驅風藥中少加扶正之品以助驅邪之力從未有純用溫補者譬之盜賊入室定當先驅盜賊而後固其墻垣未有盜賊未去而先固其墻垣者或云補藥托邪猶之增家人以御盜也是又不然蓋服純補之藥斷無專補正不補邪之理非若家人之專於禦盜賊也是不但不驅盜并助盜矣況治病之法凡久病屬虛驟病屬實所謂虛者謂正虛也所謂實者謂邪實也中風乃急暴之症其爲實邪無疑天下未有行動如常忽然大虛而昏仆者豈可不以實邪治之哉其中或有屬陰虛陽虛感實感寒之別則於治風方中隨所現之症加減之漢唐諸法具在可取而觀也故凡中風之類苟無中臟之絕症未有不可治者余友人患此症者遵余治法病一二十年而今尙無恙者甚多惟服熱補者無一存者矣

臧膈論

臧膈同爲極大之病然臧可治而膈不可治蓋臧者有物積中其症屬實膈者不能納物其症屬虛實者